

你见过的最阴暗的事是什么？

🔍 更多「社会现象」讨论 · 118 万条
热议 | 现在中国社会存在哪些病态现象？



故事档案局
知乎 官方帐号

会员特权 已解锁价值 ¥29.00 的盐选专栏

盐选专栏名：《相爱相杀案件簿：关于出轨、报复和分手的犯罪故事》
作者：[@没错就是我](#) 唐风（作者笔名），刑事科学技术研究专业人员

我碰到过一个案子，一对情侣在出租屋里消失了，没有外出，房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。

还是后来房东来收租，才发现事情不对。

这房东的职业也很特殊，他在殡仪馆工作，是给死人整形的，让他们走的时候好看一些。

租这种房子，确实需要勇气。

女生就很有勇气。本来她在里面住得很正常，直到有一天深夜，房间里发生了很诡异的事情。

这案子是从房东急匆匆来报案开始的。

当时，房东跑到我们派出所，一脸焦急。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大叔，人瘦高，脸胖圆，看上去有点奇怪，像个卡通人物。

他说自己出租的房子被换锁了，作为房东进不去。

我觉得奇怪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你一个房东进租客房间干什么？

结果大叔说，房子已经空了，没有房客在里面，他还是进不去。

我有点懵，问：「你的意思，房客已经走了，临走没把钥匙还给你？」

「我就没见到房客。」大叔说，「我这房子租给了个小姑娘，之前她一直都按时交租，但从上个月要交租开始，她就不搭理我了。我去过几次房子，都关着门，姑娘电话、微信都联系

不上，等了两个星期我觉得不对头，敲门也没人应，找旁边邻居一问，才知道好久都没人进出了。」

「那你应该破锁开门，来派出所干什么？」我问。

「房间里味道。」大叔抽抽鼻子，「我有点怕。」

我警惕起来：「什么味道？」

「臭味。」大叔说，「感觉像是什么肉腐烂的味道。」

我明白了，但感到很奇怪。这大叔怎么有这么高的警惕性，有腐肉味道第一个想到报案？

我很好奇。普通人遇到这种情况，第一反应应该是找开锁的师傅开门，进去看看情况，毕竟腐肉味道有很多种可能，比如吃剩下的肉烂掉了，再比如冰箱没电，里面冻的肉化了。当然，也有可能就是衣服长时间没洗发出的臭味，这很正常。

所以这大叔的表现太让人起疑了。发现有味道能闻出是腐肉就算了，还直接来派出所了，这敏感性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

于是我站起来，看着他问，「您是做什么的？」

「殡仪馆。」大叔声音低沉，小心翼翼地左右看看：「懂了吧？」

「难怪。」我马上明白了，「走吧，去现场。」

房子位于一个筒子楼的三层拐角处，周围邻居的房子离得比较远，所以显得有点独门独户的意思。我看看走廊，这地方也太偏了，一个小房子被挤在整栋楼的不规则拐弯处，户型奇形怪状的。回头看看大叔，他一脸窘困，看来殡仪馆的待遇也不怎么样。

上楼的时候我在电梯里问过他，他是做尸体美容的，就是给死去的人化妆。这个行当我知道，很辛苦，而且大家都忌讳，所以干得挺不容易的。我不由生出些感慨，说话也小声了很多。

一靠近，我就知道大叔说得没错。房间里确实有种隐隐的恶臭味道，我出过现场，一闻就知道这是腐肉味。但要说是不是人，我不敢说。

开门就知道了。

打开门不复杂，这种楼锁结构简单，我手上带了工具，几下就捅开了。

进门一看，我们都很意外。里面干干净净，客厅虽然只有十平米，但是东西摆放得井井有条，地面虽然蒙了一层灰，但看得出来走之前都打扫过了。我走过去摸了摸电视机后面，手沾了薄薄的尘土，桌子上的灰尘也一样薄薄一层。

这说明，这里的居户走之前，把整个房间里的东西都擦了一遍，包括平时很少有人注意的电视机后部。

这个租户，讲究。

我想起大叔说房子租给了一个女生，问，「这租户是个女孩？」

大叔眼睛滴溜溜转，一直在吸溜着味道的方向，随口说：「二十多岁一个姑娘，做平面设计的。」

我指指厨房，别闻了，就那里。

我们几步就走到厨房，推门进去，不由猛地后退一步。

味道太冲了。厨房门一打开，对面像是迎面扑来一个臭气弹，熏得我整个人头都大了，瞬间竟然有些恍惚。

我回头看大叔，他还好，就是捂着嘴巴，皱着眉头使劲挥手。

味道来自冰箱。

我慢慢将手伸过去，把冰箱门挑开一条边，然后往旁边推开。

停电了。里面是黑的，靠近一看，我脸色马上变了。

一只手。斜冲着朝外被塞到冰箱的下面一格里。骨节宽大，一看就是男人。

有几个手指头还被折断了，白森森的骨头茬子露出来，尖利地像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。

大叔大叫一声，从厨房跑出去，在客厅里大口喘着气。

我用衣服下摆捂着半边脸，凑近看了看，发现不只是一只手，那格里还放了很多零碎东西，太黑也看不清楚。我又腾不出手拿手机照明，所以只好退回到客厅。

关门，打电话叫技术人员，然后我看着大叔说：「你走不了了，等着吧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大叔咳嗽了一声，嗓子里好像塞了只袜子，「我配合。」

「看这样子，像是先放到冰箱里冷冻着，后来没交电费冰箱停电了，所以才有味道的。」我对大叔说，「不然你还闻不到。不过我挺佩服你的鼻子，隔着两层门都能闻到是尸体的味道。」

「见得多了。」大叔哭丧着脸说，「我也不想。不过我没见过这么碎的，太他妈恐怖了。」

在门外等人的工夫，我一直盯着眼前的大叔看。他被我看得发毛，咂咂嘴问，「你看我干什么？」

「你在殡仪馆具体是做什么的？」我点上一根烟，问。

「给死者整容的。」大叔说，「人死了之后相貌都有点变形，我就是给上上妆、扑扑粉，画得有点人气，这样看上去生动一些。不然那些家属看到尸体的样子，受不了。」

「见过很多死人吧？」我看着他问。

「那还用说。」大叔一听乐了，「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我见过的死人比活人都多。」

「这就是你判断里面有尸体的原因？」我也笑笑，问。

「算是吧。」大叔犹豫着说，「见多了死人，有种奇怪的感觉，房间里是不是有尸体，我心里有预感。」

「这事有点邪乎，说出来你也未必信。」他搓搓手说，「我也来一根？」

我递过去一根烟，他点上抽了一口，大团的烟雾升起，他的面目模糊起来。

「我碰过的死人多了，对那种气息很熟悉。」他说，「说不清楚，就是能感觉到。来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，转头就去找你们了。」

「我当时不敢说，不过心里猜到了。」大叔看着我，「里面多半是有死人。」

「是有点邪乎。」我笑笑，不再说话。

这个大叔，有点奇怪。我心想。

法医大徐到了，一进门，看是我乐了：「怎么，又死人了？」

大徐去警校培训过，算是半个同学，所以比较随意，我看一旁的大叔看我眼神都不对了。

「少废话，进去看看去。」我说，「冰箱里有只手。」

大徐严肃起来，扭头带着一个助手进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助手出来冲我挥挥手。我跟着进了房间，看到大徐正慢慢从冰箱里拿什么东西。

「客气了。」大徐说，「可不只一只手，快赶上我们单位展柜了。」

我一惊，我可知道他单位展柜什么样子，五脏六腑都搁瓶子里泡着，堆了一墙。

大徐说话夸张了些，但也不算过分。我眼看着他从冰箱里取出了两只手、两只脚，和两条胳膊。

估计还有腿，但我看到他 from 底层大格子里搬出一个血肉模糊的脑袋的时候就出去了。

太刺激，受不了。

我见过很多现场，但始终还是对那种味道无法忍受。看我是没问题的，但闻就必吐，再加上这样形神兼备的，还是回避的好。

一直等了大半天，大徐才从里面慢悠悠地走出来。大叔早就已经被带走了，我站在房间外面的楼道里抽烟，烟味还能稍微驱散一点恶臭。

「除了躯干，都齐了。」大徐轻描淡写地说，四肢和脑袋，手指都是全的。躯干不见了。

到底是专业的。虽然已经很多次了，我还是敬佩地看看他问，「是个男的？怎么死的？」

「男性。其他的……回去解剖再说吧。」大徐也掏出一根烟点上，「看样子像是被捅死的。手真黑，得有三四十刀。」

我心里一惊，想起房东说的小姑娘，一个女生，有这么残忍？眼前马上闪过一张笑脸。

「房东是在殡仪馆工作的。」我对大徐说，「有点意思吧。」

「你怀疑他？」大徐问道，「是有点奇怪，没带回去问问？」

「问过了。」我点头说，「我是有点起疑。不过这人是主动来报案的，这点很意外。」

「你碰到主动报案的凶手还少吗？」大徐拍拍我，「不是毕业几年就把警校的东西忘光了吧？」

「我当然记得。」我说，「不过总觉得哪里不对。」

一般来说，凶杀案的第一嫌疑人就是报案人员。很多自以为是的凶手喜欢充当报案人的角色，仿佛这样就能够洗刷自己的嫌疑，事实上，适得其反。

「死者多大年纪？」我问大徐。

「二十多岁吧。」大徐仰头看看，叹了口气，「可惜了。」

「正是热血方刚的时候，一个女生想要制服他可不容易。」我说。

「是不容易，如果是个男人就不一样了。」大徐看着我，意味深长：「接着问问吧。」

审问大叔其实很顺利。他配合得一塌糊涂，问什么说什么，对答如流。

关键是，我核对过他说的事情之后发现，都是实话。人证物证都对得上，确实还有不在场证据。

这下麻烦了。我的目光重新回到租户身上。

「女生租这个房子多久了？」我问大叔。

「没多久，不到一年。」大叔还是笑眯眯的，脸上没有半点不高兴。

难得。被我盘问半天，居然不生气。

「你和她见面的时候，有什么意外情况吗？」我问。

「没有。」他挠挠头，「她问我干什么的，我如实说了。其实说不说都一样，中介都告诉她了。」

「我这个行当，难。」大叔叹口气，「谁见了都躲着我走。不过这个女孩挺痛快，见面谈过价格之后，丝毫不在意我的职业，直接就签约了。」

「把我高兴得。」大叔说，「你不知道，就这个破房子我租了两个月了，比市面上低三成的价格都没人租。」

「你人不错，好人好命。」我笑笑，「在殡仪馆天天见死人，能有这种心态，太不容易的。」

「你不知道。」他突然把头探过来，「死人比活人实诚多了，可怕的是活人。」

我哆嗦了一下，好像被什么东西蛰到了。

等大叔看完笔录，我就让他到旁边的房间里休息去了。我再去看的时候，他正拼命把头伸到窗户外面呼吸，像是条缺水的鱼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笑笑，「刚才不是还挺好吗？」

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」大叔皱着眉头说，「那姑娘要是凶手，我那房子不就是凶宅了？」

「这下完蛋了，更租不出去。」他哭丧着脸说，「都说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，我看你们这才是，这都是什么人啊，我真是倒大霉了，这房子以后谁还敢住，别说是别人，就是我自己也不敢去了。」

「先别说这个。」我打断他问，「那个女生的电话什么的都登记了吧？」

「当然，都记下来了。」他回答，「还有微信号什么的，我把房子的合同都拿来了，上面有亲笔签名。你们赶紧查查那姑娘，看着不像啊，眉清目秀的。」

「好。」我点头，「你回去吧，近期不要出远门，我们随时可能找你回来调查。」

有手机号就好办了。现在手机都实名制，至少找到这个女生不是什么难事。

身份很快确定了。看照片，普普通通的一个女生，眉目确实清秀，在一个小公司工作。

死者的身份不好确定，大徐解剖结束后告诉我，是捅死的，目前看致命一刀在颈部。一刀毙命，光四肢和颈部就有十几处刀伤。伤口散乱，没有目的性，这种死法更像是泄愤杀人。

因为没有人报警说人员失踪，所以调查死者身份没那么迅速。指纹虽然提取到了，但没有比对也是白搭。

还得从女生入手。

让我吃惊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个女生似乎压根就没打算躲，居然用自己的身份证买票，一路南下，几天时间，我们就在某个著名景点找到了她。

据当地警方说，抓获的时候她非常淡定，还说了句，终于来了。

询问的时候我就坐在她对面。见过本人之后，发现和照片还是有区别的，真人瘦了很多，而且眉宇间有种淡淡的伤感。

她非常痛快地承认了。说是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男人捅死的，凶器随手丢到了饭柜里，并没还有带出房子。之后清扫了屋子，就整理行装出门了。

这和现场的情况对得上。我们的确在饭柜里发现了那把刀，刀具已经和伤口比对过了，吻合。

「躯干哪里去了？」我问。

「扔江里了。」女生说，「我放在行李箱里，晚上到江边丢下去的。」

「为什么不把其他部分也带上？」我问，「你都把躯干丢掉了。」

「没必要。」女生说，「冰箱装不下了，我才把躯干丢掉的。要是有个大冰箱，我连躯干都不带。」

「这人是你什么人？」我说。

她笑了，感觉很凄凉。

「我也不知道算什么人。」她说，「前男友吧。」

「为什么杀人？」我问。

她眼睛突然亮了，表情生动起来。

「不杀他，他就要杀我，还是我先动手吧。」她说。

「你说说吧。」我沉默了几秒钟，「我听着。」

「大学的时候，我和他是同学。很普通的那种。后来毕业了，他开始追我。」她平淡地说，「我没同意，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」

「他追了我很长时间，什么方法都用尽了，可以说是无微不至，早上起很早买好早餐在我宿舍门口等着。」女生说，「我提什么要求都会第一时间满足我。不过我没那么物质，这些打动不了我。」

「大姨妈来了都能上门送开水。」女生突然笑了，脸色好看了些，「你能想象吗？真的送的开水。我突然觉得他还蛮可爱的，就答应交往看看。」

「开始的时候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体贴，打电话都用很小很轻柔的声音，像怕吓着我一样。当时我们已经大学毕业了，几个女孩住集体宿舍，舍友都很羡慕我有个这么暖男的男朋友。」

「女生多少都有些虚荣心，那个时候我还很满足。」女生声音渐渐小了，「不过我宿舍有个女孩说过一句话，让我当时很反感。」

「她说了什么？」我问。

「她说，这个男人她不喜欢，把自己放得太低微了。」女生说。

「为什么这么说？」我问，「不就是对你嘘寒问暖多吗，还算正常。」

「可能是因为他扇自己耳光被她看见了吧。」女生说，「有一天我和他吵架了，冷战。他来我宿舍找我和好，我没表态。当时宿舍没人，他就开始扇自己耳光。恰好那个女孩回宿舍看到了，不过他没停。」

「反而我很尴尬，马上让他停下了。」女生说，「其实之前我也在劝他，但他不听，说是不和好就不会停。」

「脸都肿了，把那个女孩吓得不轻。」女生说，「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应该意识到不对的。」

我没说话，大概猜到了后面的事。

「事实证明，我高估自己了。那次之后我对他也有些反感了。」女生说，「这种方式让我不喜欢，但并没有往心上去，还冷淡了那个女孩一段时间，觉得自己很丢人的事情被她发现了。」

「后来我们发生了关系。」女生突然转了话题，「他知道我不是第一次，态度有点变化。」

「大学我交过一个男朋友。」女生解释，「所以有过性行为。」

「你再说一次，他态度怎么变化了？」我问。

「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是感觉突然冷淡了很多，不过很快又恢复了。他对我还是不错，但慢慢开始转移注意力。我们后来同居过一段时间，我发现他几乎每天都在刷手机，对我不像以前那么关心了。」

「我开始觉得男生这样也很正常。后来他从公司回来什么都不干，就躺在床上看手机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对了。住在一起做饭、洗衣服、外出买菜都是我做，他什么都不动手。」

「我们认真谈了一次，我说如果再这样无所事事，就分手。」

「他痛哭流涕，又开始扇自己耳光。我虽然觉得厌恶，但也勉强同意再给他一次机会。」

「没用的。」女生叹口气，「不多久就开始故伎重演。我这时才发现，本质上他就是懒，好吃懒做，什么都不想做，之前那些勤奋都是装出来的。现在住在一起了，不用装了，所以露馅了。」

「我思想斗争了很久，决定分手。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」

「他暴跳如雷，然后开始拿头撞墙，把我吓坏了。满地都是血，他丝毫不停手，一直把自己撞得血肉模糊。」

「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，吓坏了。」女生面色很平静，「当时吓坏了。」

我心里暗暗吃惊，难以想象，这个女生把人大卸八块，当初居然还怕血。

「怪我心软。」女生叹气，「又原谅了他，结果他变本加厉。」

「猜到了。」我说，「后来是什么表现？」

「后来转移方向了。」女生居然笑了，「开始折腾我。」

「他打你了？」我问。

「没有。」女生说，「比那可怕。」

「他居然开始监视我。」女生冷冷地说，「每天都疑神疑鬼地盯着我，翻我的包，逼问我是不是有了其他男人。还不让我出来工作，不让我出门，甚至不让我吃饭。」

「半月内，我瘦了十斤。就是生生饿瘦的，公司也去不了。」

「你可以报警。」我说，「这算非法拘禁了。」

「当时没想过。」女生说，「就是害怕。开始还和他解释，后来发现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完全陷入到自己的臆想中，像个疯子一样偏执。」

「直到有一天，我晚上起床，发现他蹲在角落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」女生哆嗦了一下，「就那么盯着我，什么也不说。看见我起来了，他动都不动。」

「我快吓疯了。」女生说，「第二天就提出搬走。分手我已经不敢说了，就随便找个理由要搬出去。」

「我什么都没拿，穿上衣服就走了。他倒是没有拦我，还是直勾勾地看着我。」女生说，「当时我长舒一口大气，总算是摆脱他了。」

「你们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的吗？」我问。

「不是。」女生说，「我和他不在一个公司，但我顾忌这点，把工作也辞了，这才来到这里住。」

「手里没钱了，不然我不会租这种房子。」女生苦笑，「中介跟我说了，房东在殡仪馆工作，这房子位置也偏，所以比正常租金少了近一半，我听了二话不说就租下来了。别说是在殡仪馆工作，就是让我住殡仪馆我都干。」

「我真是吓坏了。」她突然把头探过来，问：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，晚上睡觉床头有个人一直在冷冷地盯着自己。」

我哆嗦了一下说，「是很恐怖，我理解。」

「本来以为摆脱他了，终于可以放心。」女生说，「结果噩梦出现了。」

「他跟过来了。」女生瞪大了眼睛，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住处的，我怀疑他一直都在跟踪我。」

「有可能。」我说，「毕竟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听说有人失踪，估计他原来的工作也辞了，整天一门心思都在你身上。」

「那就对了。」女生喃喃地说，「你知道吗，这太恐怖了，天天提心吊胆，每天晚上我都胆战心惊的，快要疯了。」

「终于有一天，晚上我睡觉的时候突然就被惊醒了，感觉脖子上有个凉凉的东西。」女生声音变了，「睁眼一看，是他那张面无表情的脸，一把刀正搭在我脖子上。」

「我当时尖叫了起来，没等叫出声就被他捂住嘴巴。然后他示意我闭嘴。」

「我怕得要死，只好慢慢坐起来。他还是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我，说要和我和好，不然就杀了我。」

「我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。」女生激动起来，「我每天都把门锁好，每天都检查，你相信我。」

「我相信。」我说，「你那个门我开过，很好开。」

「那之后他就不走了，每天我去哪里他去哪里。这时我想到报警了，不过已经没机会了。」女生说，「他时刻都跟着我，连我上厕所都要站在门口看着。」

「谁做饭？买菜呢？」我问。

「没人买菜做饭。」女生说，「家里的东西吃完了，就点外卖。」

「晚上睡觉？」我问，「不能逃走吗？」

「他比我精神多了。」女生说，「像个机器人一样。一旦有点动静他就翻身起来，刀时刻都攥在手里。而且他晚上还捆着我，我动弹不得。」

「我试过呼救。」女生大声说，「送外卖的来的时候我呼救过一次，不过他都是让人放在台阶上，所以我叫了几次都没人听到。」

我想起那个房子的位置。不得不说，的确有点偏。如果有人在那个房间里叫嚷，确实不容易被发现。

「这次他动手了。打我打得很厉害。第一次挨打，我直接就吐了。」女生说完，慢慢拉开胸前的衣服，我看到一大块青紫的伤痕。

她还要往下脱，被我制止了。

「你说就行了，会有专人检查的。」我说，「不过好像他没打你的脸？」

「避开了。」女生说，「他故意的，担心被人发现，他只打没人看到的地方。」

「发现我要逃走就打。我一直都没有放弃，所以被打了好几次。」

「还有一些很恶心的举动。」女生说，「你要听吗？」

「算了。」我摆摆手说，「没必要。」

「所以你杀了他？」我问。

对面的女生脸白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出现了惊恐的表情。

「不是的。」女生颤抖着说，「我发现他打算要杀我了。」

哦？我看着女生，说说。

「算是我走运，有一天我晚上起夜，不出意料他又跟着站在厕所门口看着我。」女生说，「我已经习惯了，也不觉得难堪。不过那天晚上我没开厕所的灯，所以他走进来的时候踉跄了一下，把手机掉地上了。」

「我说过，他不管到哪里都拿着手机，就算是看守我的时候也是。」女生说，「手机掉到地上的时候，我犹豫了一下，给他捡了起来。」

「手机屏幕是亮着的，我随手就递给了他。」女生说，「但我看见了上面的内容。」

「是什么？」我心里动了一下，问。

「你知道用搜索引擎搜索东西的时候，出现的网页上搜索项内容是高亮标红的。」女生慢慢说，「我当时看到手机屏幕上就是这种页面，标红的项是『如何处理尸体』。」

「他当时很疲惫，所以不知道我看到了。」女生沉默了几秒钟说，「我递给他手机之后，他就把我绑好回去睡觉了。」

「但我吓得浑身都凉了，想哭又哭不出来。」女生说，「一直到天亮，我都在想到底怎么活下去，他到底什么时候动手。」

「他手里有刀。晚上绳子又捆着我，白天时刻都在我一米之外看着我，我很难找到机会。」

「还有，我不知道他准备什么时候动手。」女生嘴唇泛白，「这才是我最害怕的。」

「谁知道他会不会和我说着话就给我一刀？」女生说，「我打那天开始吃饭都是仰着头的，就怕他突然行凶。」

「最后你怎么脱身的？」我问，「显然你成功了。」

「我想了很久，还是得晚上才有机会。」女生说，「晚上他的注意力转移得比较厉害，手里拿着刀又得看着我，有点自顾不暇。」

「我没时间了。」女生说，「只好碰碰运气。一天我喝水的时候，把杯子丢到地上打碎了。」

「因为当时没有捆绳子，所以我随手开始打扫玻璃碎片。他在旁边看着，没阻止。他还是太自信，觉得自己看得很仔细了。所以我偷偷藏起了一块很小的碎玻璃，他没发现。」

「这方法不错，你早怎么不用？」我问，「之前你就可以这样做。」

「没机会的。」女生说，「之前这种事情根本不会让我动手，后来看我不逃走才放松了。你不要小瞧他，他很仔细。即便是我这次打扫完了，他还把碎片从垃圾桶里拿出来，逐块对比了一下，确定是不是都在里面了。」

「还搜了我的身。」女生苦笑说，「还好我当时没有藏在身上，把那块牙签大小的玻璃踢到旁边的家具下面了。太小了，都看不出来缺失了一块。」

「但对我来说足够了。后来我想办法抠了出来，攥在手里整整两天。」女生咬牙切齿地说，「就是那天晚上，我用了几个小时才划断了绳子。」

我不语，后边的事情应该很清楚了。

「为什么不逃走？」我说，「你完全可以逃出去然后报案。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女生眼神茫然地说，「这个想法不是没有出现过，不过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，一晃就过去了。你不知道，我用了很长时间才敢挣脱绳子从地上爬起来，手里还攥着绳索。因为害怕惊醒他，我呼吸都停止了。」

「是真的停止了，我憋了很长时间的呼吸。直到我猛地抽出他手里的刀。」

「我真的有想过直接跑了的。」女生眼里突然盈满了泪，「但我怕。我怕我失败，即便我报案了，他被判刑进了监狱。总有出来的一天，我怎么办？他不会罢休的，我受够了。」

「之前听别人说，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，眼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闪过很多往事，我都不信的。」女生突然说，「但那天，我真的眼前出现了很多很多他做过的事情，他扇自己的耳光、扇我的耳光、撕掉我的衣服、打我打得哭出声来……所有这些事情都重合在他那张脸上。」

「我恨死了，看到那张脸我就想吐。」女生说。

「很短的时间，可能也就是几秒钟，我就决定了。」女生说，「我不能就这么走了，这事今天得了结。」

「他到死都不知道是被我捅死的。」女生笑了，「我第一刀就直接扎到了喉咙，他都没睁眼就被血呛死了，我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，反而感到很痛快。奇怪的是，后面的事情我都记不清了。」

「我们比较惊讶的是，你居然碎尸。」我问，「一般来说，很少有人把尸体碎尸后留在现场。既然你没打算带走尸块，为什么要切碎？」

「我也是个很仔细的人。」女生答非所问，「我做事很细致的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我点头，「我看过你的房间了，走之前你还仔细打扫了。」

「对。」女生说，「我把整个房间都清理干净了。不光是卧室，连客厅和厕所我都打扫了。」

「卧室都是血，墙上的血迹很多。」她喃喃地说，「我擦干净用了很久。还好是粉墙，可以打磨掉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我还是不解，问。

「不为什么。」女生笑笑，「习惯了。我做事情向来有始有终，看着房间里乱，不舒服。」

「看着他的脸我更不舒服。」女生冷冷地说，「切下四肢费了我很大的力气，我还查了一下人体的骨骼结构。」她突然笑起来，「没想到我最后和他搜索的内容差不多。」

「我不想再看到他了，即便是尸体。」她吐出一口气，「把他塞到冰箱里之后，我觉得这间房子又是我一个人了，很舒畅。」

「不怕吗？」我问。

「很奇怪，不怕。」女生说，「我还在房子里睡了一晚上，十分安详。他就在冰箱里，我那天晚上睡得非常香甜。」

「感觉很好。」女生重新露出了笑容，「就是有点对不起房东。」

我苦笑，想起那个大叔哭丧的脸，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我欲言又止地看着对面这个女生，她对自己的麻痹只能持续一段时间，之后就是直面现实的清醒。

很难说她是不是能挺住。但我无话可说，只能轻轻叹口气，转身离去。

证据和现场痕迹和女生说的完全吻合，我们提取了刀柄和刀体上的指纹，确实有死者和女生两个人的。

至少这部分，她没说谎。

我的讲述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当然这只是个案，但确实能够从中提炼出些什么。我不想对正在寻觅爱情的男孩和女孩们赘言太多，但至少得明白，不管对方多爱你，或者你多爱对方，爱情是需要彼此尊重和宽容的，同时也要有独立和自尊。

注意，是彼此的尊重。不要为了取悦对方，卑微自己；也不要因为对方卑微而盲目愉悦。

最后，说点仅代表个人建议的经验。

以下包括但不限于女生找男朋友，同样适用于男生找女朋友。

首先，对方是否对手机痴迷是个很重要的判断标准。

注意，是痴迷。整天捧着手机不离手的人，尤其是沉溺于短视频和快餐式娱乐视频的人，建议离远点。

其次，过于珍重对方却轻视自我的人，简单点说，就是对恋人好到天上去，对自己却卑微到尘土里的人，建议离远点。

第三，过分依赖对方，没事喜欢腻在一起的人，建议离远点。互相喜欢腻在一起的，除外。

第四，对性持过分开放态度的建议离远点，那些以是否愿意发生关系为对方爱不爱自己标准的，务必光速跑走。

还有几条我没有说，属于常规操作，大家会自觉离远点。比如冷漠自私、不懂体谅别人的人。

对了，还有一条：如果一个人租房，一定要换一把好锁。

该盐选专栏共 9 章，88% 未读

[继续阅读](#) ▶



VIP 相爱相杀案件簿：关于出轨、报复和分手的犯罪故事

没错就是我

共 9 节

会员专享 ¥29.00

[加入书架](#) >

